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章台柳

第十回 因避亂柳娘祝發 憐嬌眷長老收徒

話說柳姬，聞得兵變，正在驚慌。輕娥走來報導：「夫人，城中人都說安祿山反了，已奪東都，殺入潼關來了，我們何處避好？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相公久在行間，京城忽生兵變，似我冶容，恐遭毒手。想起法靈寺，最近長安，老尼又是舊識，到不如剪髮毀容，投禪寄跡。天倘見憐，賊散之後，再得會丈夫一面。就不然，也好保身全節了。」輕娥道：「夫人所見極是，輕娥也願隨行。」柳姬道：「又一件，這般兵荒時歲，寺中供齋甚難。我前日燒香，見那熙陽觀，只隔數里，且是女觀。你去做個道姑，早晚往來，豈不兩便。」輕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辦了鏡子剪刀在此，再到門前打聽賊信報你。」正是：寧為太平犬，莫作離亂人。

又有詞為證：

萬戶傷心生野煙，千門空對舊河山，紅衣落盡暗香殘。幾處胡笳明月夜，何人倚劍白雲天，百年多在別離間。

右調《浣溪沙》

且說柳姬，對鏡子把頭髮破開，拿在手中，長歎一聲說：「頭髮，不是我獨虧你，古人也有那披髮佯狂、斷髮文身的。只我自丈夫去後，久不治妝。一種妖嬈，萬般憔悴，縱使人見，安得似前。我還要剪你為尼，這是我過慮了。」你看，竟把發兒剪下。「頭髮，我既剪了你，只可恨結髮人，今成兩處了。」輕娥疾忙走來，說：「夫人，賊已薄城，聖駕奔蜀了。我便做道姑去，縱不能跨鶴，且伴鸞棲便了。又聞得相公與侯節度，泛海去青州了。夫人，你把伽帽緇衣，扮起來看。」柳姬只得換了衣帽，輕娥道：「夫人就是佛前天女一般。」柳姬道：「你把星冠羽衣扮起來看。」輕娥也改了道姑模樣。柳姬道：「輕娥，你就似王母前頭許飛瓊。」輕娥指著夫人道：「你真是天女，若獻花枝。」柳姬亦指著輕娥道：「你賽飛瓊，宛赴瑤池。輕娥，惟那玉合兒，是相公當日原贈的，須帶隨身。其餘家計，費用將完，縱有些許，也顧不得了。」只聽外面喊叫聲急。輕娥道：「夫人消息甚緊，快出門去罷。」柳姬是未曾外行之人，也不得不隨眾而逃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安祿山，統領大兵，勢如破竹，一路上羯鼓羌歌，喧喧嚷嚷。祿山不覺仰天大笑道：「軍校們，且喜那隴地俱平，長安已近，唐皇逃去蜀中了。大家奮勇入城，論功行賞。」眾軍聞聽，俱各歡騰而進。只見那避亂的，不論男女老幼，一齊奔忙。其時柳姬、輕娥亦夾雜在內，隨出城來。柳姬道：「輕娥，賊兵想已入城，聞說是孤寡僧道都不殺害，我們速向前去。」又聽一片喧嘩，倍覺驚怕。兩人正在同行，忽被驚唬，竟衝散了。聽得祿山吩咐眾官，扈駕入紫宸殿，梨園樂部，都到凝碧池供奉。眾應領旨而去。可憐那王子女，一簇一攢，也隨亂人奔行，猶如喪家之狗。

巴說柳姬行去，被游兵一衝，各自逃避，早不見了輕娥。因叫道：「輕娥在那裡？」並沒有人答應。便想道：「我且尋法靈寺便了。」那輕娥被兵衝散，也來尋找柳姬。說：「夫人，夫人呀，何處去了。」此非久停之處，想起「李王孫行時，說只在終華二山，只得那裡尋他，再作理會。我快去也。」再說柳姬，心慌意忙，行了許久時候，說：「且喜賊鋒漸遠，這月明中，望見那朱甍畫棟，多是法靈寺了。」趨行前去。「呀，此間已到山門了。」門掩在此，叫聲開門，內裡問道：「是誰叩門？」柳姬迎：「可喜有人應了。」只見小尼執燈，同老尼走來，說道：「像是個女僧麼？」開門見了道：「果然一位師兄，這時候從那裡到此？」柳姬道：「持來奉投上方。」小尼道：「好寶相，敢是一位活菩薩麼？」老尼道：「師兄莫怪我說，你不似慣出家的。」小尼道：「你們月下談心，我取茶來。」老尼道：「師兄，年來行腳，請示同門。」柳姬道：「師父聽啟，一言難盡。只因胡塵乍驚，家緣都罄，願寄空門，聊度此生。」老尼道：「只怕你剃頭不剃心哩。」柳姬道：「如今也都罷了。」老尼道：「可原有丈夫麼？」柳姬道：「不敢相瞞，先曾有夫來，奈何遠征未歸。」老尼道：「我左顧右盼，你到像是柳夫人，怎麼至此？」柳姬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就是柳氏了。」老尼道：「呀，原來果是夫人，我曉得你意兒。只因那月貌花容，怕有些風吹草動，因此剪髮出家了。這寺中粗茶淡飯，且度時光。員外不日榮歸了，自然夫妻團圓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已無家可歸，那有這個日子。師父升座，待弟子拜禮，請賜法名。」老尼道：「老僧原是悟空，夫人便名做非空罷。明日以後，只做師弟相稱了。」柳姬道：「多謝師父。」正是：

亂離無處不傷情，半夜中峰有磬聲。

願得遠公知姓字，焚香洗鉢過餘生。